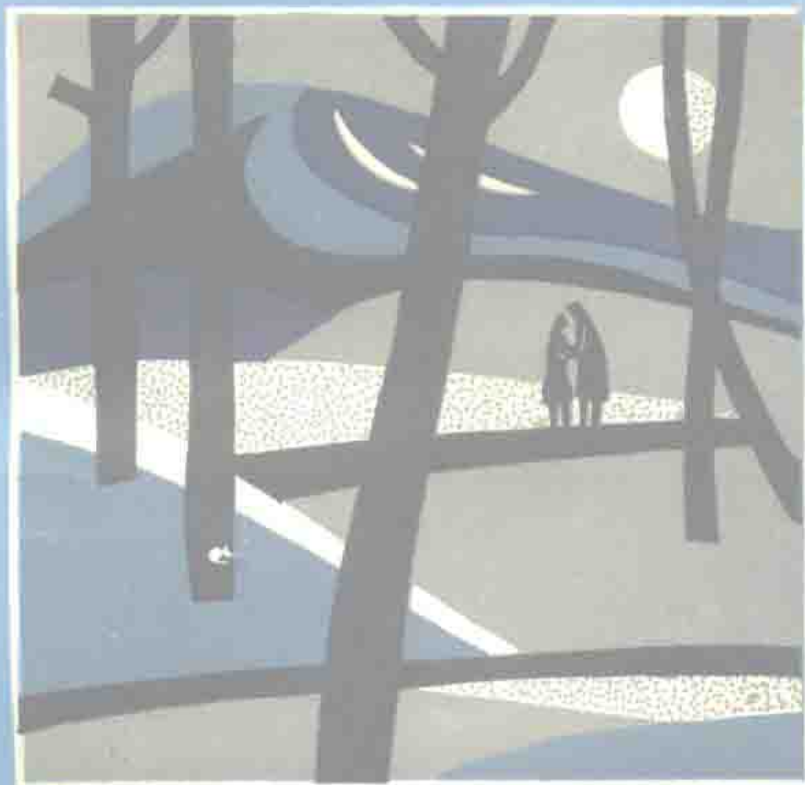


# 深夜的 拥抱

〔南朝鲜〕徐基源等著



SHEN YE DE  
YONG BAO

上海译文出版社

# 深夜的拥抱

徐基源 等著

卫 为 等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1 字数 463,000

1983 年 2 月第 1 版 1988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49,000—52,500 册

ISBN7-5327-0754-7/I·385

定 价: 6.35 元

## 目 次

|                     |     |     |
|---------------------|-----|-----|
| 船歌 · · · · ·        | 金东仁 | 1   |
| 白痴阿达达 · · · · ·     | 桂镕默 | 16  |
| 没有碑铭的墓碑 · · · · ·   | 金利锡 | 31  |
| 厢房里的客人和妈妈 · · · · · | 朱耀燮 | 46  |
| 真挚的爱情 · · · · ·     | 朱耀燮 | 65  |
| 双方的破产 · · · · ·     | 廉想涉 | 96  |
| 古壶 · · · · ·        | 朴荣濬 | 112 |
| 第三种类型的人 · · · · ·   | 安寿吉 | 125 |
| 喜鹊叫 · · · · ·       | 金东里 | 157 |
| 深夜的拥抱 · · · · ·     | 徐基源 | 186 |
| 受难的两代 · · · · ·     | 河瑾灿 | 212 |
| 汉城一九六四年冬 · · · · ·  | 金承钰 | 222 |
| 暴热 · · · · ·        | 千胜世 | 242 |
| 人畜之间 · · · · ·      | 金廷汉 | 259 |
| 巨人 · · · · ·        | 刘贤钟 | 273 |
| 亡命的沼泽 · · · · ·     | 李炳注 | 297 |
| 裸身 · · · · ·        | 全光墉 | 368 |

# 船 歌

金东仁



金东仁，南朝鲜著名作家和评论家。1900 年生于平壤。早年曾留学日本，攻读美术。二十年代末出资创办《创造》杂志，鼓吹纯文学，在南朝鲜有纯文学开拓者之称。著有《云岷宫之春》等多种长篇小说和不少短篇小说。1951 年去世。他的作品有明显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船歌》是他在 1920 年发表的作品，通过一个船夫的家庭纠葛，勾勒出一幅感伤的风俗画，一般认为是南朝鲜现代文学的发端。

天气晴朗。

就是天气晴朗，空中也不是没有一点云。也就是说天空并非那么傲慢，以我们人类无法与之接近的尊严，从高处睥睨世界，好象在嘲笑我们小人物似的。它仿佛最理解我们，想通过凝成一团一团的粉红的云和我们握手。天是可爱的天。大同江一刻不停地把绿水注入黄海，我翻身扑倒在面朝大同江的牡丹峰山脚下绿草如茵的草地上打滚。

这天是三月初三，是大同江开始划船的日子。看上去深邃莫测的水面上，蓝色的游船漂浮在一层层闪闪发光的水波之上；陶

醉于春天的馨香的形形色色的旋律摇撼着比羽缎还要柔和的春天的空气，顺水传来。那里还有艺妓在歌唱，同时飘着朝鲜的雅乐<sup>①</sup>声。乐声缓慢、绵长、流畅、柔和，而又有点凄凉。

是春天了。春天来了。

当轻柔的微风穿过黑魆魆的朝鲜松林，擦过抽了芽的青草的时候，大地便奏起了音乐，这是在别处听不到的美妙的乐章。

啊！绿色的春天的美使人心醉。

在平壤城中，只能从勉强冲破干裂的土地、抽出嫩绿的枝叶的小树和行将发芽的杨柳的荫影里了解到春天的信息，不过春天还没有完全降临。但在牡丹峰一带和隔着大同江可以望见的长林，已经是春意盎然。那长得很高的小麦、大麦，点缀得长林绿油油的，而含着满足的笑容站在田野里向远处眺望的农夫的形象则闭着眼睛也可以想见。云彩好象老是在天空回转飞翔，云影投在麦田上，和云彩一道向一边涌去。而那边却是一片新绿，好象世界刚刚被创造。每当微风轻拂，那长得很壮的麦子便水波也似的一起一伏，一会儿泛青，一会儿发绿，不停地舞蹈。还有，苍鹰在高高的天上划着圈子盘旋，赞美着春天的闲适，更增添了春天的美妙和芬芳。

春光无限好，飞腾上九霄。

春光无限好，飞腾上九霄。

我大声吟咏了两三次，然后叼起一支香烟。缕缕烟气，向天空飘去。

---

① 朝鲜古代宫廷音乐。

天上也是一片春意。

天很低。低得似乎只要朝牡丹峰顶上一站，就能稳稳地摸到它。粉红色的云，反而显得比天高。那云一团一团地交织在一起，飘来飘去。

每当我看到这样的春景，每当我听到春天的絮语，我总会联想到理想的世界。我们时时刻刻，竭诚努力，目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建设理想的世界？而每当我想到理想的世界，就不能不联想到“伟大人格的所有者”——秦始皇。他考虑我们怎样才能不死，派了三百童男子乘船去找长生不老药。他穷奢极侈，建造阿房宫。他每天和数千名臣僚饮酒宴乐，想这样来建立一个理想的王国。上万的历史家唾骂他，也拿他无可奈何。

“可真是个大人物，”我一面想，一面抬起头来。

这时箕子庙<sup>①</sup>附近传来了异乎寻常的哀歌，我听见那歌声震动着春天的空气飞来，不由地竖起了耳朵。

那是一首岭儒<sup>②</sup>船歌。唱的人唱得很好，一般的演员和艺妓连他的脚后跟都赶不上。

|       |       |
|-------|-------|
| 求求你呀， | 阿弥陀佛。 |
| 皇天后土， | 日月星辰。 |
| 老天菩萨， | 阿弥陀佛。 |
| 我的性命， | 就象悬丝， |

---

① 朝鲜平壤市古迹。箕子即我国商代的箕子。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商亡国后，他逃亡朝鲜，教授当地人民礼仪、田蚕、纺织等，深受尊敬。过去，在朝鲜有“箕子立国”之说。也有人认为此说不能成立。

② 朝鲜地名。

救苦救难，          阿弥陀佛。  
哎嗨呀，          哦咳呀哼唷。

唱到这里，那边下面水上的长鼓声和艺妓的歌声一齐响了起来，船歌就听不见了。

两年前我曾在岭儒度过一个夏天。在船歌的老家岭儒住了几个月。凡是我接触到的人，不论什么时候一听到船歌总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

岭儒，这个地名怎么样，且不去管它，但是登上×山，举目眺望，前面就是茫茫的黄海。那儿黄昏时分的景色，看一次就永远忘不了。火团子似的太阳，又大又红，冉冉升起。海上船儿在颠簸，时而下沉，时而上升，时而看不见，而哀伤的船歌却不住地飘来。每当听到船歌，一向易哭的我，往往潸然泪下。

从岭儒回来以后，那船歌还深印在我的心中，要忘也忘不了。我常常想，几时才能再到岭儒去重新听一听那里的船歌，重新看一看那里的景色。

长鼓声和艺妓的歌唱停了，只有凄凉的船歌在飘荡。风刮得很大，歌声有时听不清楚。我听到有这么一段和我记得的差不多，

走到江边看见我，  
魂飞魄散吃一惊。  
是在梦中还是醒？  
是在梦中还是醒？  
连奔带跑扑过来，  
纤纤玉手攥得紧，  
呼天抢地开口说，

你是天上掉下来？  
你是地里冒出来？  
你是随风飘得来？  
你是腾云驾雾来？  
东拽西拽号啕哭，  
乡人邻里都发呆。

.....

听到这里，我终于忍不住，霍地站起身来，把被树枝挂了一下的帽子朝下掀掀，爬到牡丹峰顶上，想找到发出歌声的地方。在牡丹峰顶上，歌声听得更清楚了。那人唱的船歌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       |        |
|-------|--------|
| 行乞讨饭， | 喝粥熬汤，  |
| 千万千万， | 别当船夫，  |
| 哎嗨呀，  | 哦咳呀啵啵。 |

我想根据歌声辨别方向，就地站住了。“是哪儿，是箕子庙还是乙密台<sup>①</sup>？”但是我不能久停，便向玄武门走去，径直出了城。

箕子庙深邃的森林豁然展现在我面前，我又问自己：“朝哪儿去？”

当时，那人又把船歌从头唱了一遍，声音是从左边来的。

是左边！我一面想，一面去找那发出声音的地方，在松树的

---

① 朝鲜名胜，位于平壤牡丹峰。

缝隙里转了一阵，好不容易才发现了那个唱歌的人。他对着箕子庙，朝着天空最阔最亮的地方独自躺着。长相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脸、鼻子、嘴、眼睛、身板全都是方方正正的。……额上粗粗的皱纹和漆黑的眉毛，显示出他吃过许多苦，性格又很纯真。

他发觉有一个绅士在看他，便爬起身来坐着，停住不唱了。

“干吗不唱，照旧唱呀！”说着，我坐到他身边。

“什么！”他只说了这么两个字，然后抬起眼睛，望着那辽阔的天空。

那可是一对好眼睛。海洋的宽阔和广大，全都逃不出他的视线。我估计他是一个船夫。

“家乡是岭儒？”

“我是在岭儒出生的，可已经有二十年没去过岭儒。”

“为什么二十年不回老家？”

“人的事情，哪会那么称心如意？”不知道为什么，他叹了一口气。“反正，命运是最有力量的。”

命运的力量最强大，他这句话包含着没有消除的怨气和悔恨。

“是吗？”我只是瞅着他，沉默了一阵，又说：“老兄，我想听听你处世的经验，不是秘密的话，能不能谈几句？”

“什么秘密不秘密……”

“那么，你就谈点给我听听。”

他又抬眼看看天，停了一会说：“好，我谈。”他看见我点了一支烟，自己也点了一支，叼在嘴上，说：“那是十九年前，八月十一那天的事情……”

他大致谈了这样一段故事：

他住的地方是岭儒古邑二十里外的一个朝海的小村子。他

在他住的那个小村子(约有三十来户)里是个相当有名的人。十五岁上他的父母双双去世了,剩下的人说得上是亲戚的,只有住在隔壁,单立门户的弟弟、弟妇。他们兄弟是村里最有钱的。他们最会捕鱼,又知书识礼,会唱船歌。换句话说,他们兄弟是村里有代表性的人物。

八月十五是中秋节。八月十一日,他为了要买过节用的酱和他老婆羡慕不已的那种镜子,便去赶集了。

“记住买一面比家里的大一点的,”他的妻子一直跟到大路上,关照他不要忘记。

“不会忘记的。”

他迎着火红的朝阳,走出了自己的村子。觉得妻子这样关照十分可笑,但又讨人欢喜。他的妻子长得很好看,很细巧,在村里是少有的。他对我说:“平壤城内到哪儿也很难找到她这样的人。”

所以他们夫妻关系很好,好得在当时简直都要叫人笑话了。老年人常常告诫他,叫他别被女人迷住。虽然夫妻恩爱,但他却由于过分恩爱而对妻子产生了很多猜忌。倒不是认为妻子品行坏,而是觉得妻子性格太活泼,跟谁都谈谈笑笑,而且还有点儿爱撒娇。

一到过节,村里年轻人都说他家干净,涌到他家来。他们喊他妻子“嫂嫂”,他的妻子也称呼他们“叔叔,叔叔”,跟他们吵吵闹闹,爱笑的脸上老是笑容可掬。每逢这种时候,他总是躲在角落里拿眼睛瞟着妻子,等到年轻人走了,他就不分青红皂白,冲上去拳打脚踢,把从前买给妻子的东西全部收回来。一打架,住在隔壁的弟弟、弟媳一准跑来劝解,而他也总是把弟弟夫妻顺带打一顿。

他这样对待弟弟是有其理由的。

他的弟弟在村里人当中享有无比崇高的威信，尽管天天吹海风，脸却很白净。这一点就够叫他嫉妒的了，尤其是他妻子对弟弟非常亲切，更叫他难过得受不了。

他离开岭儒半年前——也就是说从他去赶集的时候算起，约摸半年前，他过生日那天，家里做了点好菜，吃得很快活，他有个习惯，喜欢把好吃的东西留着隔一阵再吃。这是常事。他的妻子对他的习惯也很清楚。那天他弟弟到中午才回来，他妻子想把他舍不得吃留下来的好菜拿给弟弟吃。他瞪着眼睛对妻子递了个眼色，叫妻子不要拿给弟弟。不知道妻子看没看见，她还是拿给弟弟了。他心里非常不舒服。于是下了决心，只要找到借口，就打她一顿。……他妻子把饭菜端给弟弟以后，退了下来，不巧稍微踩了一下他的脚。

“你这个家伙！”

他使劲抬起腿，踢了妻子一脚。他妻子一下子扑倒在饭桌上，连忙爬起身来。

“死东西，有哪个女人敢踩男人的脚！”

“稍微踩一下，脚就断啦！”妻子满面通红，用带了哭腔的声音，嚷道。

“你敢回嘴！”他一骨碌爬起来，揪住妻子的辫子。

“哥，你这是干吗？”弟弟一面站起身来，一面去拉他。

“替我呆到一边去，你这个鬼东西！”

他把弟弟一推，然后又对着妻子乱踢：

“死女人，你替我滚！”

“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我死也不离这个家！”

“你不走？”

“当然不走。是我的家嘛……”

就在这时候，妻子说的“我不走”这句话深深地印到他的心里，他不想再打了，怔怔地站在那里，光瞪眼睛。“死东西，那么，你是要叫我走？”说罢，他跑到门外。

“哥哥，到哪儿去？”他不回答弟弟的话，连头也不回，就走到邻村酒店里，对着卖酒的女人和酒桌坐下。

当天晚上，他喝得醉醺醺的，替妻子买了一些糕拿回家去。

这样又维持了三四个月的和平。不过，这种和平是没法一直持续下去的。不久，因为弟弟的缘故，和平又破裂了。

从五月初起，弟弟老是朝岭儒城里跑。五月底以后，在城里常常一住就是好几天。同时有人传说，他弟弟在城里讨了个小老婆。自从有了这种传言，妻子看见弟弟进城就象是看到毒虫子一样不高兴。弟弟耽误了几天回来，妻子一准会找上门去跟他谈判。甚至跟弟弟的老婆吵嘴，怪她没有拦住弟弟。七月上旬，他弟弟进城去住了十天，妻子又象从前一样，跟他的弟弟、弟媳妇争吵，这还不算，还跑来跟他吵闹，问他为什么眼看着弟弟到这种坏地方去不管！他对妻子这种做法很看不惯，劈头嚷道：

“跟你有什么关系，讨厌！”

“没出息的东西。弟弟朝这种地方跑，你都不拦一拦，”他妻子火了，大声嚷嚷。

“死女人，你要干什么？”他腾地蹦了起来。

“没出息的东西！”

话还没说完，他妻子就啊的一声，倒在地上了。

“死女人，跟男人讲话，竟然用这种口气，打哪儿学来的！”

“打老婆，你是打哪儿学的！没出息的东西！”

他的妻子哭着嚷道。

“死东西！你还嘴凶？滚出去！别呆在咱们家，滚！”他一面跺脚一面喊叫，然后开了门，把妻子朝外推。

“我不走！”妻子一面哭，一面跑了出去。

“死女人。”他恨恨地说着，就地朝下一坐。

太阳落山了，妻子没回来。他尽管把妻子赶了出去，但还是在等妻子回来。天黑了，他连灯也不点，一面气得发抖，一面在等，而妻子的笑声却在弟弟家里响了一夜，好象很快活。他一动也不动，坐在那里熬了一宿。东方发亮的时候，他到厨房去操起一把切菜刀，哗啦一声开了门想去把老婆和弟弟宰了。要不是他的妻子愁眉苦脸，呆呆地站在门外，朝门里张望，他是会把妻子和弟弟杀掉的。

在看到妻子的一刹那，他忽然感到心里充满了对妻子的爱。于是他改变了主意，扔下刀扑过去揪住妻子的辫子，一面骂死女人，一面把妻子朝房里拖，撕妻子的嘴，然后两个人一起倒在地上打滚。……

诸如此类的事情，要谈也没有个完，不过，“他”、“他的妻子”和“他的弟弟”三个人的三角关系大致就是如此。

却说，集上恰好有他们喜欢的镜子。那镜子尽管跟现在的不能比，照起来有时鼻子显得很大，有时嘴显得很小时，但在当时，尤其是在农村就算是难得的宝贝了。他买好了镜子赶完了集，一面想象着把这镜子交给妻子的时候，妻子高兴的样子，一面披着火红的夕阳，沿着翻腾的大海朝家走，连常去的酒店也没去。

可是，他一走进家门，眼前就出现了一幅意想不到的情景。

屋子当中放着一盘糕，他的弟弟站在角落里，头巾解开了，拖在颈子后头，小袄的衣带也全都散开了。妻子则蓬头散发，裙子拖到肚脐底下。他们看见他，好象有点手足无措，一动也不动，

三个人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对站了好半天。隔了一阵，最后还是他的弟弟勉强开口说：

“那老鼠跑到哪儿去了？”

“哼！老鼠？你们抓的好老鼠！”话还没有说完，他就卸下背的东西，冲过去揪住弟弟的袂领。

“哥，真是老鼠！”

“老鼠？你这个家伙，哪有跟嫂子这样抓老鼠的？”他打了弟弟几个耳光，顶着弟弟的脊背，把弟弟推出门外。然后回过头来扑向妻子，她早已料到要挨打，站在下首炕上瑟瑟发抖。“死女人！哪有跟小叔子这样抓老鼠的！”他把妻子打翻在地，用脚乱踢。

“真是老鼠……哎呀，我要死了！”

“死女人，你也说是老鼠？你死吧，死吧！”他的拳头和脚不停地在妻子身上起落。

“哎呀，打死人了。真是老鼠，刚才叔叔来，我请他吃糕……”

“胡说！你勾搭小叔子还说什么屁话！”

“哎唷，哎唷，真的，是一只老鼠……”

“你还说老鼠？”

“刚才我们抓老鼠……”

“死不要脸的东西，你死吧，掉到水里淹死吧！”他打够了以后，又象对待弟弟一样，把妻子推出门外，并且瞪了妻子一眼，然后对着妻子的脊背，恶狠狠地说：“你只配喂鱼！”

虽然痛痛快快地出了一口气，但他的心里仍然很不好过。他走到下首炕上，靠着墙，象掉了魂似地呆呆站着，一个劲瞅着桌上的糕。

村子西边朝海，天比别的地方黑得晚，即使这样，到了戌时

以后，也就黑透了。他离开风墙，想点灯，转过身去找火柴。火柴不在常放的地方。东翻西翻，翻到了一件旧衣裳，这时，传来一阵老鼠叫，有个什么东西哧溜一下跑了出来，没命地朝对面逃。

“真是老鼠！”他小声嚷了起来。然后没精打采地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刚才，他没有看见的情景，象电影一样从他的脑海掠过，弟弟到家里来了，对人亲热的妻子端出一盘糕来叫弟弟吃。不知打哪儿跑出来一只老鼠，两个人就忙着抓老鼠。老鼠折腾了他们一阵，不知躲到哪个角落里。他们东张西望地找，就在这时候，他进来了。

“死女人，看你呆会儿不回来……”他硬是横下心来躺下睡觉。

然而，黑夜过去了，他的妻子别说是天亮时分没回来，就是太阳升上中天了，也没回来。他渐渐有点担心，便出去寻找。弟弟家没有，村子里找遍了，也都说没人看见。

这样一直找到中午，好不容易才在离家三四里的海边上找到了妻子。虽然找到了，但已不是从前那个生气勃勃的妻子。她死了。她的身子被水泡大了一倍，从前老是笑声不断的好看的嘴里，全是白沫。他把妻子背回家来，不由地掉了魂魄。第二天他草草把妻子埋了。弟弟跟在他身后，脸上一脸埋怨的神情，好象在说：“哥哥，这是怎么回事？”

安葬了妻子以后的第二天，弟弟就从这个小小的村庄里消失了。一天，两天，五天，六天过去了，弟弟还不回来。一打听，据说，五六天前有个跟他弟弟一模一样的人，背着大包袱，背对着火红的夕阳，没精打采地向东走了。十天，二十天过去了，弟

弟还是杳无音信，留下弟媳一个人，见了面就叹气。

他又不能看着不管，构成这种不幸，全部罪过都在他身上。

他终于当了船公，以便多少能和吞噬了妻子的大海接近接近。他弄到一条船，从水路出发，到处去打听弟弟的消息。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把弟弟的名字和长相告诉人家，问有没有这样的人，但是打听不到。

十年过去了，象做梦一样。九年前的秋天，他的船穿破漫天大雾从延安<sup>①</sup>海面经过，由于风大，船破裂了。好几个朋友丧失了性命，他也晕了过去，漂浮在水上。

当他好不容易清醒过来时，已经是夜晚，他发觉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到了陆地上，透过红红的火光，他看见弟弟在看护他，替他烤衣裳。他并没大惊小怪，反而很自然地问道：

“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弟弟沉默了一阵，勉强回答道：“哥哥，这都是命里注定的呀！”火烤得他暖烘烘的，本来他已经昏昏欲睡了，忽然变得神志清醒起来，又说道：“十年来，你瘦多了。”

“哥哥，我是变了，你也变得很厉害。”

他听见这话，恍如在梦中，又昏昏睡去。这样睡了两三个钟头比蜜还要甜的觉，醒来一看，象刚才一样通红的火还在烧着，但弟弟不知到哪儿去了。问了问人，据说刚才弟弟对着他的脸呆呆地看了一阵，然后掉转背脊，把通红的火光撇在身后，慢慢地一声不吭地消失在黑暗里。第二天再怎么打听，他弟弟已经影踪全无。由于打听不到，没法，他只好另外弄了一条船，又去漂泊。他的船到达海州，他到海州集市上去买东西，对面店里有一

---

<sup>①</sup> 朝鲜黄海道地名。

个人好象是他弟弟，跑过去一看，那人已经不见了。船在海州不能久停，他只得把心留在海州，出了海。

此后，他东飘西荡了三年，也没能见到弟弟。

三年以后，也就是距今六年前，他的船经过江华岛，他听见有一阵船歌从朝海的悬岩旁边冲着大海飘来。某些段落和调头，是改编过的，表现出他弟弟的特色。不是他弟弟，别人是唱不出来的。

船没有在江华岛停留，径直开了过去。但在仁川停了十天，他立即下船到江华岛去，东寻西找，向一家小客店打听。据说有一个人名字跟他弟弟一样、长相也跟他弟弟一样，曾在这里住过，可三天前回仁川去了。他赶忙回到仁川，但在小小的仁川也没找到弟弟。风霜雨雪，一晃六年，他始终未能见到弟弟，也不知弟弟是死是活。

他结束了谈话，眼睛反射着夕阳，有几滴泪珠在闪光。

我沉默了一阵，问道：“老兄的弟妇呢？”

“不知道。我已经二十年不到岭儒去了。”

“那你今后打算上哪儿？”

“这也不知道，哪有什么固定的地方，我是随风飘泊。”

他又为我唱了一遍船歌。

啊，啊，那船歌中包含着多少悔恨，包含着多少对大海的凄切的怀念呀！

歌罢，他站起身来，披着嫣红的夕阳，慢慢地朝着乙密台走去。我没有勇气拦他，只能坐在那里，眼睛呆呆地盯着他的脊背。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那船歌和他宿命论的言谈，一直在耳边铮铮作响，使我一刻也不能安睡。第二天醒来，我早饭也不吃